

老屋已经很老了，它确切的年龄已不可考，但至少已有一百五十多岁了。

修筑它的时候，遥远的京城皇宫里还住着君临天下的皇帝，文武百官们照例在早朝的时候，一律跪在天子的面前，霞光映红了一排排翘起的屁股，万岁万万岁的喊声惊动了早起的麻雀和刚刚入睡的蝙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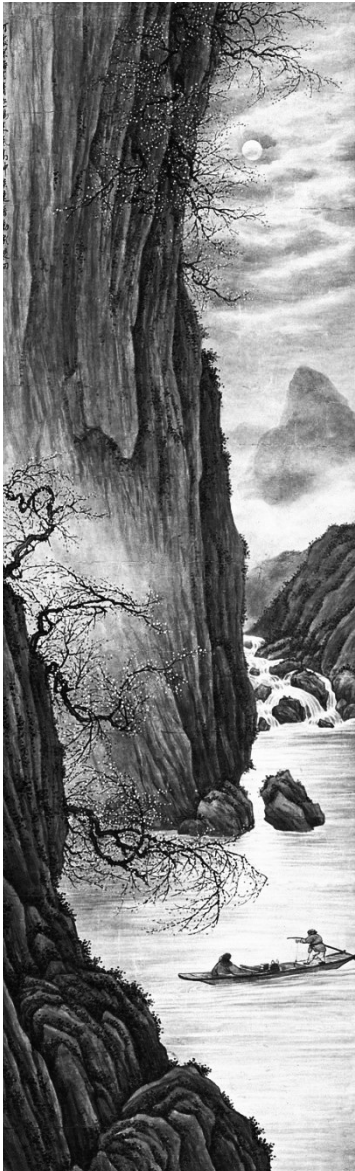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这个时候，万里之外的穷乡僻壤的一户人家，在鸡鸣鸟叫声里点燃鞭炮，举行重修祖宅的奠基仪式。

坐北朝南，负阴抱阳，风水先生根据祖传的智慧 and 神秘的数据，断定这必是一座吉宅。匠人们来了，泥匠、瓦匠、木匠、漆匠；劳工们来了，挑土的、和泥的、劈柴的、做饭的。妇人们穿上压在箱底的花衣服，在这个劳碌的、热闹的日子里，舒展一下尘封已久的对生活的渴望；孩子们在不认识的身影里奔来跑去，在紧张、辛劳的人群里抛洒不谙世事的喊声笑声，感受劳动和建筑，感受一座房子是怎样一寸一寸地成形，他们觉出了一种快感，还有一种神秘的意味；村子里的狗们都聚集到这里，它们是冲着灶火的香味来的，也是应着鞭炮声和孩子们欢快的声音来的。它们，也是这奠基仪式的参加者，也许，在更古的时候，它们已确立了身份。它们含蓄、文雅地立于檐下或卧于墙角桌下，偶尔吐出垂涎的舌头，又很快地收回去了，它们文质彬彬地等待着喜庆的高潮。哦，土地的节日，一座房屋站起来，炊烟升起，许多记忆也围绕着这座房子开始生长。

我坐在这百年老屋里，想那破土动工

## 老屋

□李汉荣



的清晨，那天大的吉日，已是一个永不可考的日子。想那些媳妇们、孩子们、匠人们、劳工们，他们把汗水、技艺、手纹、呼吸、目光都筑进这墙壁，都存放在这柱、这椽、这窗、这门上，都深埋在这地基地板里。我坐在老屋里，其实是坐在他们的身影里，坐在他们交织的手势和动作里。

我想起我的先人们，他们在这屋里走出走进，劳作、生育、做梦、谈话、生病、吃药；我尤其想起那些曾经出入于这座房屋的妇人们，她们有的是从这屋里嫁出去，有的是从远方娶进来，成为这屋子的“内人”，生儿育女、养老送终、纺织、缝补、洗菜……她们以一代代青春延续了一个古老的家族，正是她们那渐渐变得苍老的手，细心地捡拾柴薪，拨亮灶火，扶起了那不绝如缕的炊烟。我的血脉里，不正流淌着她们身上的潮音？我的手掌上，不正保存着她们的手纹？我确信，我手指上那些“箩箩”“筐筐”，也曾经长在她们的手指上，她们是否也想象过：以后，会是一双什么手，拿去她们的“箩箩”“筐筐”？

我坐在老屋里就这么想着、想着，抬起头来，我看见门外浮动远山的落日，像一枚硕大、熟透的橘子，缓缓地垂落、垂落。我的一代代先人们，也曾经坐在我这个位置上，从这扇向旷野敞开的门口，目送同一轮落日。暮色笼罩了四野，暮色灌满了老屋。星光下，我遥看这老屋，心里升起一种深长的敬畏——它像一座静穆的庙宇，寄存着岁月、生命、血脉流转的故事……

## 城市笔记

## 绣花枕头

□林梅朵

为了打发无边的寂寞，我学会了绣花。说是“学会了”，其实不过是看着网上的视频学了几种最基本的针法，自己再画些小花小草，绣起来。我买了绣绷、彩线，寻思着绣个什么呢？最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枕头。似乎绣花枕头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传统——那就，绣吧！

淡绿色的纯棉老粗布，配上深绿色的几片叶子，两朵我也叫不出名字的小花，一朵白中透粉，一朵浅紫色，这个色调搭配，我还是很满意的——清淡，又透出几分柔媚。

终于拈好线了，慢慢地穿进针孔，一针一针地刺绣到用绣绷固定好的布面上。一片叶子、又一片叶子，一朵小花、又一朵小花，图案在绣绷上一点点显示出来了，再勾上植物的梗子，一幅绣花枕面就做好了。

轻轻抚着这幅绣品，多好看呀！可是，绣花枕头哪有只绣一只的，枕头都是成双成对的啊。而我，只能绣一只……个中滋味，梗在心头，无法言说。人生啊，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？

想想周围的人们，都鲜明热烈地生活着，只有我，黯淡无光，凄凄冷冷，在一间小屋中苦度日月。连绣个枕头都能生出悲切来，我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呢？思来想去，越想越烦，索性把绣好的枕面扔一边儿去，谁耐烦做它！

枕面被扔在床上，恰好反面朝上。那些明媚鲜艳的花啦叶啦都绣在正面，反面是一根根错综交杂的线头：浅紫里混杂着深绿，粉红中掺杂着棕黄，叶尖的线头落到了枝干上，花蕊的线头又和花瓣扭在了一起……一团乱七八糟，和正面的清晰鲜明全然不同。呀，原来枕头的反面竟是这种烂样子！我不禁愕然。好一个绣花枕头，你表里如此不一。我将枕面背后的线头一一整理着，却是怎么整理都整齐不起来——虽将线头理顺了一些，却仍和正面无法相比。

我将枕面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着，忽然间明白了：谁不是一样呢？就如这绣好的娇花嫩叶的枕面，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你知道其背后有多少缠绕不清的“线头”？有多少说不出的糟心和苦楚？就连我这样一个无精打采的人，走出家门后还不是照样衣着得体、举止自然？既然我如此，别人莫不也是如此。我只能看见自己的两面，却无法看到别人的“背面”，想来谁比谁的烦恼少一些呢？不过是你不知道罢了。

行走于人间，我们都是一个正面朝上的“绣花枕头”，费着心思搭配着前面的“彩线”，而将那些乱七八糟的“线头”都藏在背面，这虽是无奈，却也关乎自尊。所以，生活有什么可抱怨的？我释然了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 深入生活

□刘庆邦

●文学来源于生活，深入生活当然重要。

●我认为深入生活要自觉自愿，不是别人要我深入，是我要深入。深入生活的人不能当葫芦，葫芦是摁不到水里去的，就算你把它摁下去了，你刚一松手，它马上就漂了上来。深入生活的人应该学当秤砣，把秤砣往水里一投，它很快就沉入水底。

●深入生活像井下挖煤一样，不仅要采到煤，还要采到火，只有用采到的火把煤点燃，煤才能熊熊燃烧，发光发热。煤是实的东西，火是虚的东西。采到煤比较容易，而采到火不容易。火是什么？火是看法，是思想，是灵魂。只有一边深入生活，一边深入思索，把虚的东西和实的东西结合起来，用虚写之光照亮现实生活，才有望写出好作品。

●深入生活看似深入别人的生活，其实也是重新寻找自我、认识自我、发现自我的过程，只有找到自我心灵和生活的联系，才有可能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。

## 大洪岭古道读秋

□谢光明

在一个斑斓秋日，我们踏上青石板，一阶一阶进入位于安徽省祁门县的大洪岭古道深处。风入蒹葭秋色动，江南的秋天来得不像北方那么突然，总是不急不缓。一块块青石板像一页页纸笺，描述着古道的前世今生。

徽州古道是徽州人民与外界来往的通道，是历代徽商贸易的平台。古时徽商将木材、布匹、文房四宝等商品贩卖到杭州、安庆、九江、汉口等地，再将沿江沿海地区的水产品和轻工产品运回徽州。徽州有多少条古道，难以统计，长的如徽安古道，有210公里，短的只有数里路，带帛般连接各个村庄。古道如同人体的血管，有大动脉，还有更多的毛细血管，遍布徽州大地。古道大多以青石板铺就而成，宽的可抬轿、行马车，窄处只能一人通行，绵延曲折在大山里。在众多的古道中，大洪岭古道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条，它是徽安古道（徽州府至安庆府）祁门境内的路段，全程约8公里，道路险中求稳，宽阔平整，蜿蜒在陡峭的莽莽丛林里。

拾阶而上，步步攀登，从山脚到山顶4公里的山路铺着长条青石，石板路犹如绿海中的小舟，载着我们行驶在风平浪静的绿海。五颜六色璀璨的乌桕树、枫香树、栎树等落叶树木，落霞般层层铺在山林里，一步一景，美轮美奂。沿途碑亭、驿站的断垣残壁似一位身披蓑衣、头戴斗笠、抱月而眠的归隐者，安静地看着我们从他身边经过。没有西风瘦马，唯有氤氲的秋日暖阳，在眼帘移动。山鸟的鸣叫声不时击落头顶毛栗和苦槠籽，落下的毛栗和苦槠籽在石阶上弹跳几下，一头钻进厚厚的落叶里，等待春雷的唤醒。忽然，一只白鹇，如跃出湖面的大鱼，打破平静，在林间一闪而过。它像神秘的林中仙子，只在人们手机里留下一片模糊的白色影子，然后消失在油画般的森林，无影无踪。

秋天不只是一个季节，更是一种境界。来年繁花似锦的春天，已经在今秋的枝头扎根孕育。我坐在林间古道的青石板上，秋天拥我入怀，我感受到了它的力量与温存。此刻的秋，如此美好，它不是画面里的存在，而是存在于我指尖的触摸里。

古道的沉寂并不是消失，它依然是一条宁静的路，一条从过去通往内心的道路。

在站台等车的时候，我忽然想到这个“站台”，旧时是叫月台的，读过朱自清《背影》或者那个时代文学的人都记得。月台，本是指建筑物前延伸的一块平台，便于赏月，用在火车站，大概是想在等待火车到来的片刻，不妨举头放松心情赏一赏月，可以化解那份匆忙和紧张。月台，多么富有诗意，且美，给行旅增添了一丝浪漫的情调。而站台，只有实用的直白。

坐上高铁，向远方飞奔而去。

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草木、田野，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独自远行的一幕竟然涌至脑海。那时我在邢台一所高校教书，全国一学科会议在山西大同召开，单位派我前往。从邢台到大同并不算太远，但那时没有高铁，乘火车需要20多个小时。晚上我登上火车，车厢里灯光昏暗，空气污浊，十分拥挤，没有空位。我找到一个稍微松散的地方扶着座背站着，看窗外黑色的夜，天地一色，有一种被独自抛入荒漠的孤寂之感。远离了家人、同事，周遭的一切都是陌生的。这种陌生感像一堵墙横亘在人与人之间，脸色都是僵滞的，眼神是冷漠的，甚至是警惕的。我的身旁站

## 谈天说地

## 远行客

□刘江滨



着一对小夫妻（恋人），始终紧紧搂在一起，行旅成了黏合剂，使他们产生互相依恋互相托付的生死相依感。由于需要在北京换乘，我不敢睡觉，也怕招了小偷，把提包斜挎在肩上紧紧抱在怀里，百无聊赖，大睁着眼睛苦挨时光。

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，出门远行或因公或因私恐怕都是肯定要做的事情，在当今现代化社会，除非身体不便或阮囊羞涩，没有任何人拒绝诗与远方，甘于在一地一处地老天荒。但不管经历过多少次，每次出行心情都不会有太大不同。任何人对未知的世界都抱有好奇心、探知欲，所以对于没有去过的地方蠢蠢欲动，心生向往，挂在脸上的就是兴奋、激动的表情，眼珠子在眼眶里像池塘两尾受惊吓的鱼，四处乱窜。但是，人的新鲜感是有限期的，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，就像生在盆子里的豆芽，随着时间而膨胀疯长，而兴奋度就像霜降后的树叶，日渐零落。梁园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，时间稍长，远行客就会想家。那年我在澳大利亚旅行，中途身体突发不适，也便意兴阑珊，夜深人静之时想家想得厉害，妻子和儿子像两股汹涌的钱塘潮轮番轰击我的心灵堤岸，万里之遥的空间距离又加大了思念的烈度，剧烈的疼痛无疑火上浇油，让我的焦虑和恐惧在烘烤中绝望到片片成灰。

如果把时间分为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两种，远行无疑属于前者，它会把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拉广、加宽和增厚，所谓所行之处、步步莲花，也不全是虚拟夸张之语。见识，见多识广，良有以也。夜郎自大，井底之蛙，鼠目寸光，全是故步自封的反例。

古诗有云：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”原来，人的一生也是一次远行啊。只不过行旅尚有归程，人生却是没有归程的单行，出发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潇洒的旅行家李白看得很透彻很哲学，他在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中说：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”

再远的行走也有目的地，而人生的目的地在哪里呢？且不管在何方，不妨像鲁迅笔下的“过客”那样，“息不下”，往前走啊！